

佛教和基督教的回應

涅槃與救贖

如前所述，所有宗教的第二個要素是這一觀念——人有一終點或最後的狀態。「人」這一未實現的存在物，不是保持他現在所「是」的，而是必須經歷一場多少是根本性的轉變、變化，以便達到佛教所稱的「涅槃」(19)狀態，和基督教所稱的「救贖」(sôtoria)(20)狀態。宗教是把人推向終點的推動力，它源於與現狀的不一致。

非常重要的是，這兩個傳統的正典作品似乎都不想要限制這兩個語詞的性質。涅槃僅僅是「生」(21)、「行」(samskāra)(22)、「六入」(23)和「愛」(24)的終結。它是所有「業」的息滅，(25)它是一個不可描述的語詞，甚至「存在」也不可用於指稱它，(26)它是萬物基本的原動力，(27)它是既無「來」的道路，也無「去」的道路之終點。(28)它超越一切辯證法(29)和思惟，(30)既無主體，也無客體。(31)全部的努力在於達到涅槃，而非描述和理解它。(32)

但是，如果以各種方式把涅槃與我們的意志或想像連結在一起來理解的話，這句話便是錯誤的。(33)涅槃是「無生、無有、無造作

者」。(34)涅槃在該詞的意義通常不是超驗的；如果它超越了任何事物，那麼它就已超驗地和它所超越的事物連結在一起了。(35)

涅槃只是「摧毀」，更確切地說，是使存在的一切「不作」，(36)如此，憑著它可以是「不造」、「毀滅」和「否定」的這一事實，證明了它的非實在性。所以，涅槃是最積極的「事物」，因為它摧毀了虛無。

基督教聖經的「救贖」觀念似乎同樣模糊。它是通過把人引向拯救(37)的基督(38)，而把人從毀滅(39)和死亡(40)中拯救出來。它看來是永恆的，(41)因為它是我們生命的得救。(42)在明顯被接受的普遍用法(43)中，「拯救」一詞的使用常常未受進一步的限制，有一拯救的道路、(44)言(45)和知識。(46)耶穌是救主；(47)他把人從「罪」(48)中救出。並且，除了他，沒有另外的拯救。(49)

換言之，「涅槃」和「救贖」都沒有發展起宇宙論的或形而上學的基礎。「涅槃」就是人的狀況的息滅，「救贖」就是脫離罪。

「空」與「實」

即使是粗略地描述關於這些核心語詞的不同解釋，都需要整整一部書。現在我們將通過選擇兩個重要例子，並只提供有關教義的簡單概述，來緩解這一困難。這裡的兩個關鍵字是「空」(śūnyatā)(50)和「實」(plêrôma)(51)。這兩個語詞都是基本的，都可以說最有力地代表了它們各自傳統的實質。此外，如這兩個語詞本身所包含的基本意義所表明的，它們不僅彼此相衝突，而且也與現代人文主義諸傳統背道而馳。

依據定義，旅程的目的地、人的目標是「涅槃」或「救贖」，

但根據它們各自傳統的一些學派，這一目標的性質應是「空」（佛教）或「實」（基督教）。

與佛教無我論的核心洞見完全一致，「空」的概念試圖表達絕對者、萬物的終極性質或「實在」的本質。(52)

空論 (śūnyavāda) 不是哲學上的虛無主義或形而上學的不可知論，而是一種積極和具體的肯定，是人類關於「實在」之終極結構的最深刻洞見。(53) 它宣稱，進入我們經驗範圍的（事實的或可能的）任何事物（「絕對」也是任何事物），缺乏那種我們傾向於以它來裝飾我們的偶然性 (contingency) [54] 的一貫性（是被加在上面的，因而只是虛假地表現為如此）。

一切（包括我們用以表達這一觀點的推理能力）都處於緣起之中，「彼岸」這一被反覆提起的佛教隱喻是全然超越的，以致它根本不存在；一個與它相關的思想將它神秘化並否定了它。(55) 有個著名的說法——「生死（輪迴）即涅槃」，(56) 以不同形式一次又一次地重複。(57) 沒有通向彼岸的道路，因為沒有橋，甚至沒有彼岸。這一認識是最高智慧，是不二的或非二元的洞見，或者就是「般若波羅密多」。

承認輪迴是輪迴——生存之流，並承認這個生存之流就是流變中的存在，這已經是覺悟之始，這樣說不是因為一個人已超越輪迴（因為在其後或之外並無「他處」），而是因為這一認識掃除了無明的面紗，這無明恰恰在於把完全是「空」的事物視為是真實的或本質性的。(58) 這就是為什麼只有沉默才是正確態度的原因——不是因為這問題沒有答案，而是因為我們認識到這問題本身並無意義，因為不可能有提不成問題的問題（這是一個矛盾），以及沒有問題也就不可能有答案。(59) 誰能提問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？肯定不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本身，而且從這一可疑的世界出發，不能對不能被提問的事物進行提問。任何可以被提出疑問的事物，肯定不是不成問題的，因而

佛陀給予本體論上的沉默。

和基督教的核心教義「道成肉身」完全相一致，「實」的概念表達了人和一切創造物的終點。(60) 不僅是救贖者在日期滿了的時候降臨，(61) 而且他讓所有信他的人為他自己的豐盛所充滿，(62) 因為我們全都已領受他的豐盛，(63) 神的豐盛有形、有體地居住在他的裡面。(64) 所以，正是上帝的豐盛(65) 充盈了一切，儘管有一擴張、期盼和希望時期，直至萬物復興。(66) 到了整個世界都順服於萬物都已順服他的那一位時，那一位自己也要完全順服上帝，好讓上帝在萬物之上統御一切。(67)

除了煉金術士、靈智派信徒和其他的人對「實」一詞的可能用法之外，基督教傳統已把這一資訊理解為意指召喚人們變得如天父般完美；(68) 意指如基督(69) 與天父合一般地與基督合一；(70) 並因此不是變得像上帝一樣，如撒旦所告知的，(71) 而是由於聖靈的做工與恩典，(72) 通過我們與聖子的合一變成上帝自身。(73)

「神化」(theôsis) 是基督教傳統在若干世紀中長期使用的一個專有名詞，最簡單的表達是：「上帝已成為人，以便人可以成為上帝。」(74)

整個基督教經濟就是轉變宇宙，直至出現新天新地，(75) 其中包括肉身復活。(76) 人的命運是通過轉變(它要求新生，以便進入天國)而成為上帝，到達神居住的彼岸。(77) 悔改——心靈、生命的改變，最終是從死亡到新生的變遷，是基督宣稱的中心主題，(78) 而其先驅者施洗約翰已為此預備了道路。(79)

我們現在應試圖理解這些語詞在各自傳統中所象徵的是什麼。

沒有「空」，思想就會受到限制。(80) 事實是：既非受限制者被解除了限制，也非不受限制者不被解除限制。(81) 認識到「萬物皆空」

是一切智慧（般若）的頂峰，這智慧引人發現緣起，發現緣起是實現涅槃之始。

實際上，在「般若」、「空」、「緣起」和「涅槃」這四個概念之間，與其說有一種等級感，不如說有一種平等感。我們不是在描述認識論或本體論上的四個步驟，而是在描述傳達同一個認識的四種方式，認識到在這世上沒有任何事物是確定的，任何別的可能性或甚至關於這一點的思想，也依然和我們的「此世」經驗相連結，因此是受限制的、非獨立的和不確定的。簡而言之，是「空」的。倘若沒有這個「空」，事物就不會運動，就不可能有變化，因為物體之間既然沒有了空間就無法運動。「空」正是萬物固有的生存條件，且再無另外的事物，因為任何另外可能存在的事物都受到「空」的影響，受到以下這一事實的影響——我們認為它是可能的，從而成為我們思想的對象。

既無水、地、火、風存在，
既無星星閃爍，也無太陽高照，
既無皓月當空，也無黑暗存在。（《自說經》I, 10）

沒有「實」，就沒有上帝的位置，而人類的生存也將變得毫無意義。人不只是人，當他要僅僅成為人時，他就墮落為走獸。(82) 但

【注釋】(1) 為原注；[1] 為譯注

(19) 「涅槃」一詞並非佛教所特有，《薄伽梵歌》（*Bhagavad Gīta*, II, 72; VI, 15）、《摩訶婆羅多》（*Mahābhārata*, XIV, 543 等）都提到此詞；《長部》（I, 3、I, 19 等）中，關於此詞的非佛教意義的討論也證實了這一點。

(20) 「救贖」一詞一方面是希伯來文「yeshuah」、「yesha」

和「yoshuah」的希臘文翻譯，另一方面是基督教對古代同一詞的翻譯；該詞常常是含糊的，既可用於諸神，也可用於人。

(21) 參見《相應部》II, 68。

(22) 五蘊之一。同上，I, 136。

(23) 參見同上，I, 210。

他注定要成為更高級的事物，⁽⁸³⁾ 無論他何時感到憂慮不安，⁽⁸⁴⁾ 或無論何時想要探索萬物，這都是因為上帝已呼召了他。⁽⁸⁵⁾ 神維持其超然性，因為基督教的神化嚴格說來更多的是「父子關係」，而非與天父無差別的融合。所以，基督教的「三位一體」在此是作為合適的區分，而不是作為劃分的依據。人以及和他一起的整個宇宙，由於聖靈的力量和恩典而與聖子合一；一如聖子，人與聖父合一，卻絕不是成為聖父。

正統基督教思想還用種種方法強調，儘管聖子是上帝之上帝、光之光，但人變得與聖子合一，並因此在聖子裡，由通過聖子而達到神性。人的短暫性可謂始終是其「存在」之內核中的一個傷疤，基督教傳統強調，神化並不意味著人的異化，這恰恰因為我們是有神性的。⁽⁸⁶⁾ 我們受呼召以更豐盛的方式分享上帝，回到我們的原初本性和起源。神化重建已被扭曲的形象，並使我們成為確實蒙召要成為的事物。做神子是人的真正天職，基督天生所「是」的，⁽⁸⁷⁾ 就是基督作為我們的兄長，⁽⁸⁸⁾ 已使我們通過過繼（贖罪）而能夠「成為」和能夠做的——從水和聖靈重生，⁽⁸⁹⁾ 在新生中⁽⁹⁰⁾ 分享他作為「子」的身分。⁽⁹¹⁾

(24) 參見同上，I, 39。

(25) 參見「涅槃」（*nirvāna*）一詞的詞源，是源自不及物動詞「*nirvā*」，意指「熄滅」、「燒毀」。詞根「*vā*」，意指「吹」，「*vāta*」意指「風」（試比較靈〔*spiritus*〕、氣〔*pneuma*〕）。涅槃即一切可燃的（有死的、偶然的、短暫的）事物的熄滅。

(26) 參見《論事》XIX, 6。

(27) 參見《如是語經》II, 6（或 43）；《自說經》VIII, 3。

(28) 參見《自說經》，VIII, 1。

(29) 參見龍樹著，《中論》XXV, 1 以下。

(30) 參見月稱著，《明句論》XXIV，各處。

(31) 參見《中部：空品》。

- (32) 參見著名的「箭喻」，比喻中說一個人為箭所傷，卻詢問一些多餘的細節問題，例如是誰射的箭以及為什麼而射，以致耽誤時間而死。見《中部》I, 426 以下；《增支部》IV, 67 以下。
- (33) 參見《中部》III, 254，其中認為「定」是空的，無形跡、無目的。
- (34) 《自說經》VIII, 3。另參見月稱著，《明句論》XXV, 3 (La Vallée Poussin 編, R. H. Reinson 譯, 頁 521)；「涅槃被定義為不棄、不得、不滅、不恆、不毀、不生。」
- (35) 這可以視為龍樹之洞見的精髓。
- (36) 試比較重要的「無為」(asamkrta) 概念。「不作」(akata, akrta) 與印度教傳統的「作」(samkrta) 形成鮮明對照。參見《法句經》VII, 8 (97)。
- (37) 參見《腓》1:28。
- (38) 參見《哥林多前書》7:10。(譯按：《哥林多前書》以下略稱《林前》。)
- (39) 參見《帖撒羅尼迦前書》5:9 等。
- (40) 參見《希伯來書》2:10。(譯按：《希伯來書》以下略稱《來》。)
- (41) 參見同上，5:9。
- (42) 參見《彼得前書》1:9-10。(譯按：《彼得前書》以下略稱《彼前》。)
- (43) 參見《約》4:22。
- (44) 參見《徒》16:17。
- (45) 參見《徒》13:26 等。
- (46) 參見《路》1:77。
- (47) 參見《路》2:11，以及耶穌之名 (Yoshua (約書亞)，意指「拯救」)。
- (48) 參見《太》1:21；《徒》5:31。
- (49) 參見《徒》4:12。
- (50) 「śūnyatā」(空)的詞根「śū」(śvid) 意指「充滿」。貝蒂·海曼 (Betty Heimann) 屢次指出，「śūnya」(空)與「śūna」(充滿、過多)來自同一個詞根「śun」。「涅槃」也被稱為「未分之整體」(krtsham) 或「無分別的白」(śukla)。參見 *Facets of Indian Thoughts* (London: Allen & Unwin, 1964), pp. 100, 110-111。「śūnya」(空)一詞在古代前佛教和非佛教文獻中早已存在。參見《阿闍婆吠陀》(*Atharvaveda*) XIV, 2, 19；《百道梵書》(*Śatapatha Brāhmaṇa*) II, 3, 1, 9；《泰迪黎耶梵書》(*Taittirīya Brāhmaṇa*) II, 1, 2, 12；以及許多《奧義書》(*Upaniṣads*)。一個有趣的複合詞是「śūnyāgāra」(廢棄不用的空屋。《茶筏落奧義書》(*Jābāla Upaniṣad*) VI)，意指棄絕者所住的房子(或者也就是上帝的居所、廟宇(devagrha))。另參見《彌勒奧義書》(*Maitrāyaṇa Upaniṣad*) VI, 10。
- (51) 無須強調「plērōma」(充滿、實)最初是前基督教的，並在希臘文獻中有豐富的含意。
- (52) 參見龍樹《中論》(1, 1)開頭的話：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。」
- (53) 試比較《般若波羅密多經》中的「性空」(svabhāvasūnyata) 一語，該經把它描述為「空」的一種形式，或比較作為《心經》之精髓的「性空」一語。另試比較寂滅著，《學道集成》(XIV, 242)中的「法空」(dharmaśūnyata) 以及《彌勒奧義書》(VI, 23)中的寂靜、存在之空(śūnyabhutaḥ)。
- [54] 偶然性 (contingency)：指我們觸及 (tangere) 了自己的界限，並且此界限也觸及了我們 (cum-tangere)。
- (55) 佛教典籍中「彼岸」之喻反復出現。參見《增支部》II, 24、IV, 13、IV, 160；《如是語經》69；《相應部》IV, 175；《般若波羅密多經》IX；等等。
- (56) 《中論》(XXV, 19)：「涅槃與世間，無有少分別；世間與涅槃，亦無少分別。」
- (57) 如果輪迴與涅槃有別，那麼那差異就是另一種輪迴或另一種涅槃，而這兩種情況都是矛盾的。
- (58) 參見《神通遊戲經》XIII, 175 以下；《中部》I, 297，其中強調世界是無 (suñña) 自我 (attā)，也無屬於自我之物 (attaniya)。另參見《相應部》IV, 54、IV, 296 等。
- (59) 參見《相應部》III, 189。
- (60) 參見《以弗所書》4:13 等。(譯按：《以弗所書》以下略稱《弗》。)
- (61) 時間一到，上帝就差遣他的兒子來(《加太》4:4，這裡用的是指編年時間的「chromos」)，但時候一到，他將把一切都匯集在基督裡(《弗》1:10，這裡用的是表示特別時間的「kairos」)。
- (62) 參見《弗》1:23。
- (63) 參見《約》1:16。
- (64) 參見《歌羅西書》2:9。(譯按：《歌羅西書》以下略稱《西》。)
- (65) 參見《弗》3:19。
- (66) 參見《徒》3:21。
- (67) 參見《林前》15:28。

- (68) 參見《太》5:48。
- (69) 參見《約》6:56-57、17:23 等。
- (70) 參見《約》15:1 以下。
- (71) 參見《創》3:5。
- (72) 參見《約》14:17、15:267 等。
- (73) 參見《約》1:12 (以及 10:34-35, 加了一些限定性的條件) 等。
- (74) 參見 Clement of Alexandria, *Protrepticus* I, 9 (其中使用了「theopoiēn」一詞, 該詞通常指「製造偶像」); Gregory of Nazianzus, *Oratio theologica* III, 19 (Migne, J. P. *Patrologia Cursus Completus, Series Graeca* [Paris: Migne, 1857-1866], 36, 100), 以上圓括號內可縮寫為「P. G., 36, 100」, 以下類同。阿他那修 (Athanasius): 「因為他成了人, 我們可成為上帝。」(Ipse siquidem homo factus est, ut nos dii efficeremur) · *De Incarnatione Verbi* 54 (P.G., 25, 192); *Oratio 4 contra arrianos* VI (P.G., 26, 476); Augustine, *Sermo* 128 (Migne, J. P. *Patrologia Cursus Completus, Series Latina* [Paris: Migne, 1844-1855], 39, 1997), 以上圓括號內可縮寫為「P. L., 39, 1997」, 以下類同; *Sermo de Nativitate* 3, 11 (P. L., 38, 39, 1016), 奧古斯丁以他那簡潔的碑文體寫道: 「為了你, 成為現實的; 又為了你, 成為永恆的。」(Propter te factus est tem poralis, ut tu fias aeternus) · *Epist.*, Io. II, 10 (P. L., 35, 1994); 西普里安 (Cyprian) 重複道: 「藉著基督, 我們成為基督徒。」(Quod est Christus, erimus christiani) · *De idolorum vanitate* XV (P. L., 4, 582); 等等。
- (75) 參見《啟示錄》21:1。
- (76) 參見《林前》15:12 以下。
- (77) 參見《約》3:3 以下。
- (78) 參見《太》4:17 等。
- (79) 參見同上, 3:2 等。
- (80) 參見寂天著, 《入菩薩行論》IX, 49。
- (81) 參見月稱著, 《明句論》XVI, 8 (La Vallée Poussin 編, 頁 293)。
- (82) 參見帕斯卡爾 (Pascal) 在《思想錄》(358) 中的名言: 「人既不是天使, 又不是禽獸; 但不幸就在於想表現為天使的人, 卻表現為禽獸。」(L'homme n'est ni ange ni bête, et le malheur veut que qui veut faire l'ange fait la bête.)
- (83) 參見廣為引用的一段話: 「基督徒啊! 你應承認你的地位, 你已分享神性, 再不可回到墮落的舊生命中去, 要牢記你是那個頭的、那個身體的肢體。」(Agnosce, O christiane, dignitatem tuam, et divinae consors factus naturae, noli in veterem vilitatem degeneri conversatione redire. Memento cuius capitis et cuius corporis sis membrum) 利奧一世 (Leo I) · *Sermo* 21, 3 (P. L., 54, 192-193)。
- (84) 參見奧古斯丁的那句名言: 「我們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懷中, 便不會安寧。」(irrequietum est cor nostrum donec requiescat in te) · *Confess.* I, 1, 1。
- (85) 參見殉教聖徒馬克西默 (Maximus Confessor) 的話: 「上帝已在人心中加植入他的願望。」(*Ambigua* [P. G., 91, 1312]); 或者, 接受這樣一種觀念, 即「一種已淨化的願望 (epithymia), 可成為他心中燃燒的願望。」(*Quaest. ad Thal.*, [P.G., 90, 269]) 參見明谷的伯爾納 (Bernard of Clairvaux) 對《約翰福音》6:44 (「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, 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。」[Nemo te quaerere valet nisi qui prius invenerit]) 的注解, *De diligendo Deo* VII, 22 (P. L., 182, 987); 另參見帕斯卡爾, 《思想錄》(553): 「安慰你自己吧! 假如你不曾發現我, 就不會尋找我。」(Console-toi, tu ne ne chercherai pas, si tu me m'avais pas trouvé)
- (86) 參見《彼後》1:4 等。
- (87) 參見《羅》8:29 等。
- (88) 參見《來》2:11 等。
- (89) 參見《約》3:5 等。
- (90) 參見《加太》4:5 等。
- (91) 參見《約壹》2:29 等。